



## 《城南旧事》 旧时光里的 成长与告别

《城南旧事》是一部以儿童视角展开的回忆性小说，作者林海音以细腻温润的笔触，将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南的市井生活娓娓道来。整部作品以小女孩英子的成长经历为线索，通过几段看似独立却彼此呼应的故事，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旧时光画卷。

小说的内容并不以宏大叙事取胜，而是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：疯癫却温柔的秀贞、命运坎坷的小偷、沉默寡言的宋妈。这些人物的英子纯真的目光中显得真实而立体。英子不以成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们，而是用本能的善意与好奇去接近与理解。这种叙述方式使故事带有一种淡淡的温情与隐隐的忧伤，也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触碰到社会底层的辛酸与无奈。

从背景来看，《城南旧事》呈现的是旧北京城南的生活图景。胡同、四合院、骆驼队、市井叫卖声，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元素共同构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氛围。作者并未刻意渲染时代的动荡，却通过人物命运的起伏，隐约映照出那个年代的社会现实：贫富差距、女性命运的无奈、底层群体的挣扎，都在温和的叙述中自然流露。正因如此，作品虽写童年，却并不轻盈，而是带有岁月沉淀后的深沉质感。

在表达意义上，《城南旧事》核心指向成长与失去。英子在经历一段段相遇与离别之后，逐渐意识到世界并非如童年所见那般简单纯粹。秀贞的离去、小偷的被捕、宋妈的返乡，这些事件不断冲击着她的认知，也标志着童年的悄然结束。小说并没有用激烈的情节推动成长，而是通过细水长流的生活片段，让告别成为成长的真正主题。这种处理方式，使作品具有一种温柔却深刻的力量。

在艺术表现上，林海音的语言质朴而富有节奏感，叙述语气平和从容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能在细节处打动人心。她善于通过环境描写烘托情绪，例如傍晚的胡同、飘落的树叶、远去的驼铃声，这些画面都带有明显的电影感，使读者在阅读时仿佛置身其间。同时，儿童视角的运用也极具特色，它既保留了观察世界的天真，又在无形中形成与现实的反差，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。

总体来看，《城南旧事》并不是一部情节跌宕的小说，而是一曲缓缓流淌的童年挽歌。它以克制而深情的方式，记录了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，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温度与重量。当故事结束，英子的童年随风远去，留下的却是关于记忆、成长与人性的长久回响。

融媒记者 桂荣超



## 《太空怪谈》 永远漂浮在太空的 汤姆少校

1969年7月20日，当尼尔·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时，全世界都在欢呼人类征服太空的壮举。而就在九天前，一位25岁的伦敦青年发行了一首关于宇航员迷失在太空中的歌曲，英国广播公司(BBC)甚至在登月报道中使用了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，这首歌就是大卫·鲍伊(David Bowie)的《太空怪谈》(Space Oddity)。而与当时振奋的氛围相反，这首歌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孤独与迷失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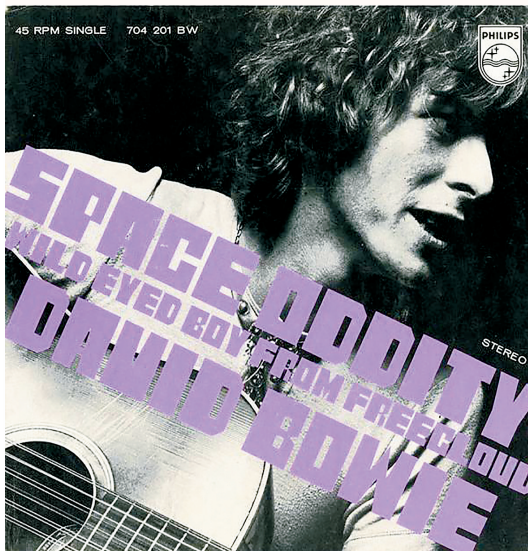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反主流的作品，出自一位正处于困顿之中的年轻艺术家。从1964年开始，这位原名大卫·罗伯特·海伍德·琼斯(David Robert Haywood Jones)的年轻人已辗转多支乐队，1967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彻底失败，他甚至一度淡出音乐圈。当时的唱片公司鼓励他写口水歌，他只能接廉价广告维生。可以说，在《太空怪谈》诞生前夕，大卫·鲍伊正处于艺术生涯的最低谷。

虽因登月计划被更多人熟知，但歌曲的创作灵感并非来自登月计划，而是斯坦利·库布里克的电影《2001太空漫游》。这首作品具有音乐剧般的叙事性，讲述了地面控制中心与宇航员汤姆少校(Major Tom)的对话。随着歌曲推进，汤姆少校与地球失去联系，独自漂浮在太空中。那句反复出现的“塔台呼叫汤姆少校(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)”构成了某种绝望的仪式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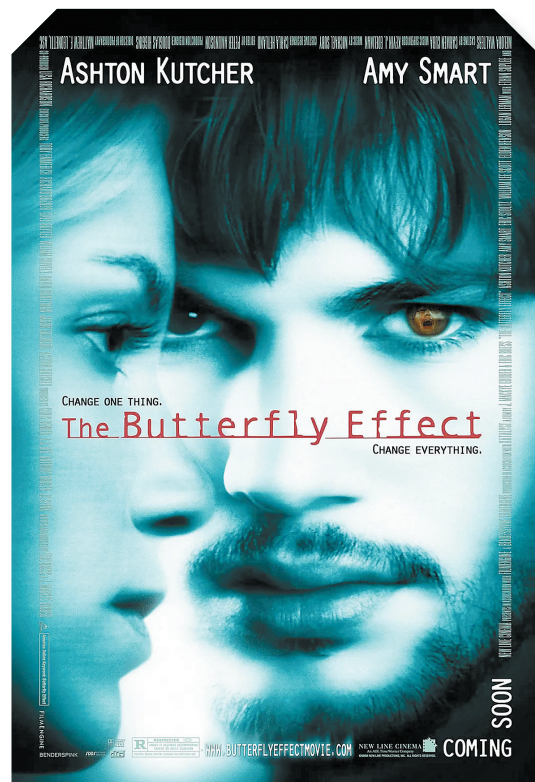
《太空怪谈》的孤独主题也与大卫·鲍伊的个人生活紧密交织。1969年初，他与女友分手，导致他陷入抑郁，专辑中的《给赫敏的信》(Letter to Hermione)正是写给她的告别曲。更深远的影响来自他的弟弟特里·鲍伊(Terry Bowie)，他是引领大卫·鲍伊接触音乐的人，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。这都成为了大卫·鲍伊创作的情感基调。

对他的音乐生涯来说，这首歌标志着大卫·鲍伊开始走上在音乐中扮演虚拟角色的道路。从汤姆少校到后来的基吉星团(Ziggy Stardust)、瘦白公爵(Thin White Duke)，大卫·鲍伊不断创造虚构人格，在表演中探索身份的可塑性。有学者指出，大卫·鲍伊与科幻的深度结合，使他本人成为一种“科幻思维”的载体，他不断地在外星人、末世与未来主题中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。

大卫·鲍伊用这首歌给出的太空叙事，不是征服的壮丽，而是漂泊的哀愁。半个多世纪后，当我们重新聆听汤姆少校失去联系的瞬间，那种存在性的孤独依然清晰如初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

## 《蝴蝶效应》 承受选择的 重量

《蝴蝶效应》是一部融合科幻、悬疑与哲学思考的经典电影，通过气象学家爱德华·洛伦兹提出的著名混沌理论“蝴蝶效应”，探讨了改变过去的代价和人生的不可逆性，呈现出命运与选择之间复杂而残酷的关系。

影片主人公伊万·泰瑞博从小患有记忆空白症，其童年时多次经历模糊又痛苦的事件，但这些事情就像消失进了黑洞一样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伊万接受了心理医生的建议，开始每天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写进记事本。在旅行和写日记的帮助下，进入大学的伊万意外发现，他可以通过阅读自己的儿时日记，穿越回童年，改变那些曾经发生的事。

但正如“蝴蝶效应”的定义：在一个动态系统中，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引起系统长期、巨大的连锁反应。每当伊万穿越回童年修改一次微小时间，都会引发现实世界的连锁崩塌。他就如那只南美洲的蝴蝶，带着善意回到过去微扇翅膀，希望自己的修复为每个人都带去完美结局，却是引来一场飓风，将原有一切摧毁，最终让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命运循环。

影片采用典型的“多重时间线”叙事方式，将因果关系具象化为一条不断被改写的轨迹。这种叙事不仅增强了观影的悬念感，也不断迫使观众思考：一个微小的选择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生走向。电影将“蝴蝶效应”的抽象概念具象为情感与命运的剧烈震荡，使其既具科学意味，又充满人性张力。

影片画面整体采用偏冷色调，营造出压抑、阴郁的氛围，与主人公内心的不安与混乱形成呼应。童年片段常以手持镜头与快速剪辑呈现，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感，强化记忆碎片的破裂与不完整。而当时间被改写后，画面风格也随之变化，通过光影、构图和节奏的细微调整，让观众在视觉层面直观感受到现实被重塑。

《蝴蝶效应》不是科幻爽片，而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人们对完美的执念，更深层地說出选择的代价。伊万一次次试图修正过去，出发点是拯救他人、弥补遗憾，但结果却不断失控，甚至伤害更多人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每一个选择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动，都可能在未来引发我们无法预料的波澜。在不断试图改变命运的过程中，影片最终让主人公做出放弃的决定，是对命运的某种接受。

融媒记者 王筠铮